

吕铮著

经侦重案组小说系列

迷网

当下经济领域 高智商犯罪

关系网、人情网、利益网、阴谋网……

吕铮 著

经侦重案组小说系列

迷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网/吕铮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21-2885-7

I. 迷…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733 号

责任编辑:秦玉兰

封面设计:王志伟

迷 网

吕 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i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885-7/I·2219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水,本来没有颜色,但阳光的反射让它呈现不同的颜色。这颜色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一切都不一定如我们所见。眼前的假象和错觉常常左右我们的感知,让我们被自己制造的幻想和欲念影响。念从意出,魔由心生。越过那条界限,灾难便会降临。

—

录音棚里,工作人员在忙忙碌碌地调试着各种设备。透过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林楠正站在里面的立式麦克风前。林楠25岁,是新京公安局经侦总队的探员,他身材颇长清瘦,一身黑色的NIKE运动服显得十分轻松悠闲。林楠手拿着歌词,向窗外的录音师挥了挥手,示意可以开始了。

“OK,进音乐……”录音师操作着设备。

音乐前奏响起,林楠随着节奏开始了演唱:

迷踪,烦扰着所有故事
陷阱,向欲望频频招手
美梦,也会被谎言左右
言不由衷

清醒,微笑背后时常有冰冷
黑与白永远不能结盟
善与恶身在两界,针锋对应

请听我说,生命的路上可以自由不能放纵
放弃了,有时命运的改变一念之中
灯红酒绿,也不能掩盖罪恶深藏在谷底
以我正气,揭开谜底

歌声随着旋律的流动充满着整个房间，小蔓在玻璃窗外幸福地望着林楠，不时随着节奏晃着头，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久违的假期那么惬意了。小蔓眼睛大大的，长得小巧可爱，是标准的短发美女，既是林楠的女朋友也是他的同事。今天小蔓陪着林楠来到录音棚，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录制一首叫《迷踪》的警察题材歌曲。林楠在从警以前学过很长时间音乐，还差点考取音乐院校干了文艺工作，但爱好归爱好，林楠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但他还会利用工作之余创作一些警察题材的歌曲，而且乐此不疲。

“铃……铃……”林楠的手机在音乐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小蔓忙拿着林楠的手机走出录音棚。

是探长赵光的来电。小蔓皱了皱眉头心里暗想，但愿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喂，我是小蔓。”小蔓接通手机。

赵光：“你们在哪里？林楠怎么不接电话啊？”

“林楠在为一个法制栏目录主题歌曲，暂时不能接电话，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小蔓干净利落地说。

“啊，这小子不但当了歌星，还雇了个警花当经纪人啊，哈哈。”赵光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公安部下来一个重案，他的假期到此结束了。”

“什么啊，我们才休了两天啊，赵探长……”小蔓用夸张的语气说。

“行了，少奶奶，我也没让你归队，你可以继续休啊。但林

楠必须马上回来,我也没办法。好了,拜拜。”赵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显然是没的商量。

小蔓轻叹了一口气,走进了充满音乐的录音棚。

一曲完毕,林楠走出了录音间。录音师冲他打出了“OK”的手势。“楠子,唱得不错,你真是不应该当警察,改行当歌星得了,钱还来得快。”录音师说。

“算了吧,李哥,您别寒碜我了。”林楠谦虚地笑着说。

林楠走到了小蔓的面前,小蔓抬手用纸巾擦了擦林楠额头上的汗。

“刚才我唱得怎么样?”林楠问。

“挺不错的,就是……怎么说呢……”小蔓转着大眼睛想了想说,“这首歌你写的是警察题材的,应该是那种特正规的感觉,但你唱出来的感觉还是流行味太浓。”小蔓说完,装可爱地眨着眼睛。

“你这个丫头。”林楠用胳膊搂出了小蔓的脖子。“就这样吧,我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再说了,谁说警察题材歌曲就非得唱得刻刻板板啊,我就偏要唱成流行感觉的,说不好还能上排行榜呢……”林楠笑着说。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小蔓嘟着嘴冲林楠说。

“什么啊?”林楠问。

“刚才赵光来电话,说公安部下来一个大案,让你立即回去报到。”小蔓显得有些沮丧。“年假刚休了几天啊,赵光真是个工作狂……”小蔓抱怨道。

“唉……能休就不错了,我们同学在派出所连周六日都休不了。”林楠说,“等搞完了这个案子再说吧。”他边说边从沙发拿起了外套。“李哥,缩混就麻烦你了。”林楠向录音师挥了挥手,快速走出大门。

新江市闹市区的金元写字楼内,一群人正在一间办公室内吵闹,写字楼经理和保安员们不断地劝说阻拦,但似乎局面并没有因此而被控制住,现场混乱一片,人们把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抱的抱,拿的拿,四处一片狼藉,正在此时,穿着警服的探长赵光、探员林楠和老潘以及一些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了这里,人们看见了警察,便不再继续吵闹,行动也有所收敛,但仍紧紧地抱着手中抢来的东西。

“你们这是干什么!”赵光厉声喝道,“放下手中的东西,都给我出来!”赵光33岁,是公安局经侦总队重案组的探长,笔挺的制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英武,赵光环视四周,目光炯炯。

人群骚动的情绪被赵光的声音暂时压制住了,但他们并没有按赵光说的办,而是又乱哄哄吵闹起来,为首的一个老人大声地对赵光说:“你们警察到底还管不管老百姓,我棺材本钱都让这帮混蛋骗了,你们为什么不抓他们!”此言一出,周围更是人声鼎沸。

赵光摆了摆手,用和缓的语气对老人说:“老百姓的事我们怎么不管?我们是人民警察,管的就是老百姓的事,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来这里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你们的损失我们也一定会全力挽回。但是老大爷,你们私自闯入他人公

司,哄抢东西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你们要告状、要申诉,也得通过合法的途径不是?”

老人沉吟半晌,缓缓点了点头,“你们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我退休十年了,一辈子就这么点钱,都买了这个‘金品数码卡’了,现在我可怎么办啊……”老人苍老的声音哽咽了,刚才的激动荡然无存。周围的人们也都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唉声叹气成一片。

赵光走过去,握住了老人的手,那手粗糙有力,一看便是饱经过岁月磨砺和生活风霜的。

“老大爷,我们就是新京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的,这个案子就由我们负责,我知道你们损失巨大,也非常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但决不能用这种过激的方式处理问题啊,你们说,这些办公设备能值几个钱?你们现在哄抢财物,已经破坏了犯罪分子作案的现场,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案件的侦破,你们知道吗?”赵光语气缓和地说。

老人听着,用手打着自己的头:“我老糊涂了……警察同志,你说的对,我们不该去抢这些东西,那……这……”老人回头看着已经凌乱不堪的办公室,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赵光看气氛有所缓和,便对众人说:“大家都是被害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济损失,但你们这种做法不对,现在都放下手中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调查‘金品数码卡’涉嫌诈骗的案件,只有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才能尽快地挽回大家的损失啊。”林楠、老潘和派出所的干警也走进办公室,开始疏散闹事群众。嘈杂混乱的局面被控制住了,赵光指挥其他警员,就在金

元写字楼内,开始对闹事的群众进行调查访问。

金元写字楼保卫部办公室内,林楠、老潘在听着探长赵光讲述案情。

赵光说:“今天,总队将公安部交办的‘新京金品数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销售‘金品数码商务卡’为名义涉嫌诈骗案’交给我们查处,要求我处立即对金品数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情况进行调查,对其涉嫌犯罪的行为依法立案查处。经我们初步查明,今年3月至9月间,金品数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成坤伙同公司股东张穆非法在互联网上建立‘金品商务网’,以点击广告赢利为诱饵,出售‘金品数码卡’,诈骗2000余万元人民币后逃匿。”赵光特意强调:“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网络诈骗案,公安部指示由于受骗群众很多,涉及面广,我们一定要尽快破案,力争挽回全部损失。”

林楠翻着制作完毕的访问笔录,说:“领导,经我对一些被害人的询问,发现金品数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是以销售‘金品数码商务卡’而进行赢利的,‘金品数码商务卡’每张售价400元,卡上有可以进入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购卡人可通过登录该公司网站,点击网站所提供的网络广告,每点击广告一次,即可获得0.2元人民币,每天最多可点击50次,每张卡的期限是三个月,这么一来,购卡人便可获得900元的回报,除去购卡的400元,净赢利达500元。”

“是啊,利润已经超过100%了,难怪人们几乎疯狂地购买呢……”赵光说,“但事实是怎么样呢?金品数码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先期发行的少部分‘金品数码卡’，还曾履行过点击广告付费的承诺，可后来呢？先期购卡的人广泛地为他们做了免费宣传，购买‘金品数码卡’的人数成数倍增长，当他们占有的资金达到高峰的时候，也就是购卡人损失的时候了。”

“对，也就是说，金品数码公司利用先期购卡人们自己的本金去偿还他们的利息，故意造成网站业务运行正常、信誉良好的假象，诱使更多的人购卡，之后在资金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携款逃匿。”林楠补充说。

“情况就是这样。”老潘说，“我经过对这个公司银行账目的调查，发现金品数码公司在开展售卡、点击广告业务之前，账上根本没有进项，但自从今年3月售卡业务开始截止到7月，金品数码公司销售数码卡共获利2000万元……”老潘特意强调着2000万这个数字。“好家伙，四万多人啊……”

老潘原名潘正，从警已有28年，按照30年退休的规定来说还有2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民警。他的大名基本没有人称呼，领导叫他老潘，同事叫他潘爷。老潘一脸沧桑，黝黑的脸上显露出刑警特有的干练与沉稳。

“此案是近期少见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依托网络进行的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高额利润作为诱饵，诱使众多被害人上当受骗。现犯罪嫌疑人成坤、张穆已潜逃，上级能把这么棘手的案件交给我们，是对我们重案组充分的信任，这仗一定得打好！”赵光拍着林楠的肩膀说。

“这案子的主办……不会又是我吧……”林楠装可怜地对赵光说，“赵哥，这涉及四万多人的案子我可够呛。”

赵光用手假装要打林楠，“别废话，这个案子你不接谁接？你在咱们组电脑水平最好，上网、冲浪什么的你都拿手，难不成让潘爷接？那你可得先解决潘爷的打字问题。”

“是啊，我打字可是用一指禅的功夫啊。”老潘调侃道。

“好好干，楠子，发挥出你上网和小女孩聊天的精神头，这案子搞好了，一定能像年初女扮男装的案子一样，让咱们再立个二等功！”赵光说。

“得，我接，赵哥，你越来越有领导艺术了，真是胡萝卜加大棒……”林楠笑着说。

“什么？什么胡萝卜、大棒？”赵光诧异道。

“没什么，还有一个人没做笔录，我去了……”林楠边说边走出保卫部。

赵光看看老潘，“什么……萝卜、大棒的？”

老潘不停地笑着，没有回答赵光。

二

新江市城南的一个楼群里，林楠和赵光坐在一辆老式切诺基车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赵光开着自己的私车进行蹲守。车的周围被散落的太阳余晖包围，大部门光线被楼群所遮挡，深冷色充斥着视线。秋意渐浓，世界开始显得忧郁和寂寞，一片片萧条的落叶无奈地随风飘摆，从有根到无根，从天空到地上，慢慢地融入泥土，之后消失，万物都逃不脱轮回的宿命。凄美的季节绽放着最后，也是最动人的美丽。轻风扫动着被夕阳染红的落

叶，“哗哗”地响成一片……

林楠摇开车玻璃，呼吸了一口微冷的空气，他们已经在这里蹲守一整天了。

“赵哥，你说成坤还有可能回家吗？”林楠对一旁吸烟的赵光说。

赵光晃了晃脖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好说，但从现在的迹象来看，如果今晚他再不回家，那就说明他已经离开新了。”

“这两个小子，案发之后停用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而且也没有留下任何出走的痕迹，看来得另想办法了。”林楠伸手拿起了犯罪嫌疑人成坤、张穆的档案材料。

“成坤，1976年6月2日出生，今年28岁，新了人，新了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无职业。

张穆，1976年3月24日出生，今年28岁，新了人，新了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成坤同班同学，毕业后在新了市电力设备公司任网络管理员……”

林楠边看边说：“成坤、张穆两个人都是新了名牌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无论从个人资质还是从今后的发展上，两个人都应该不差。经过我们调查得知，张穆现在任职于国营企业，工作稳定，张穆的父母都已退休在家，母亲刘玉芬退休前是新了第三职业学校的老师，父亲张力是新了钢铁厂的工人，张穆家庭环境稳定，从没有异常的情况发生，张穆在学校一直成绩优异，性格老实，没有劣迹前科。但成坤的生活却与张穆截然不同，成坤5岁时父母离异，他被判给了母亲丁秀丽，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他从小便显出了过人的才智，成坤10岁时获得了新了市奥林匹

克数学竞赛第一名、13岁时获得新京数学小博士称号,18岁以新江市理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但他的档案里也有一些不良的记录,成坤曾在大学二年级时曾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学校警告。”

“敲诈勒索?”赵光疑惑地问,“为了什么敲诈勒索?他是主犯还是从犯?”

林楠回答:“其实现在看来也算不上是什么敲诈勒索,而且成坤的行为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是单纯的未遂犯罪。成坤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利用技术手段将一张银行卡做了手脚,之后找到某银行的部门经理,说发现了该行银行卡的技术漏洞,刚开始银行经理还不以为然,后来在刷卡时竟然发现该卡的显示金额是满额。”

“满额?”赵光好奇地问,“满额是多少?”

“多少钱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当时显示的金额已经是天文数字,据说所有的位数显示的都是9,也许就是99999999……”林楠说,“银行经理当时吓了一跳,问成坤想干什么,成坤要求该银行能购买他所发现漏洞的补偿技术,经理一边安抚他一边报了警,但警察来了也拿他没办法,成坤很聪明,并不是以敲诈的方式与银行交涉,而只是以技术转让的名义所要钱款,所以警方只能通过他的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并没有做别的处理。但后来听说,那个银行还是暗地里给了成坤钱,购买了那个技术。”

“真是不得了。”赵光感叹地说,“这就是你们常说的黑客吧。”

林楠说：“是不是黑客到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成坤的计算机水平非常高，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他急功近利，利欲心很严重。”

赵光点点头，“楠子，你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就知道他们的那么多事，是通过什么方法啊？”

林楠卖关子地说：“领导，有时候摸线索不一定非通过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接着，林楠得意地说：“一杯无限续杯的咖啡，一个和成坤、张穆同过班的同学，足以知道他们的各种经历。”

“好，楠子，真有你的，下次再请他们喝咖啡，算我的。”赵光说。

“哈，你可真够假的，领导，这次不算你的，下次还有谱啊。”林楠笑着说。

成坤的家里仍然没有人回来，已经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了，周围的楼群的窗口星星点点燃着了温暖的灯火，夜还未到来，但人们已经可以嗅到它的气息。

赵光打开了车里的暖风，车里已经开始冷了，林楠看看眼前三楼的窗台，依然漆黑一片。

“赵哥，成坤会不会去他父母那里了？”林楠问。

赵光吸了一口烟，回答：“不会，那边有周强探组在蹲守，没有任何动静，而且成坤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自己单住，现在他知道自己犯了事，应该不会轻易回到他的户口所在地。”

林楠点点头，“是啊，成坤的同学也说，他在学校时努力学

习的最大动力就是尽快脱离他的家庭，他从高中开始就一直选择在学校寄宿，现在这个时候，他更不可能回家了。”

“给潘爷打个电话，看看他那里的情况。”赵光说。

新京钢铁厂宿舍大院，老潘和另一个男民警坐在一个小卖部里，老潘时不时地和小卖部的大妈聊天，眼睛却从未离开过面前的那排平房。

“大妈，老张家那孩子几天没回来了？”老潘问。

大妈是街道的治安积极分子，自然很配合。“那孩子是有几天没回来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

“是在什么时候？”老潘问。

“我想想啊……”大妈说，“好像是上星期六了，他好像带他爸妈出去吃饭了，回来我还和他爸唠嗑来的，夸他孩子孝顺懂事呢。”

“上周六？”老潘想，“那也就是说，他已经走了四天了。”

林楠刚想给老潘打电话，老潘的电话却先打到他的手机上。

“喂，潘爷。”林楠接通电话。

老潘：“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林楠：“不怎么样，等了一天，还是黑着灯。你那里呢？也没有动静？”

老潘：“张穆已经四天没回家了，估计已经外逃了，他在邻居间的口碑还不错，都说他学习好又老实。我看现在继续蹲守已经没有意义了，你问问赵光，下一步怎么办？”

林楠：“好，他就在我旁边，你稍等。”

林楠把电话交给赵光，赵光说了几句，挂断了电话，随即又拨通了技侦的电话。

香烟一点点地自燃，灰白的烟灰从赵光指间飘忽地坠落而不为人知，赵光有些沮丧地挂断电话。“这两个小子邪了，手机在四天前彻底没了消息，动作真快啊。”

“是啊。”林楠说，“似乎这次出逃的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但带走了所有的证据，而且没留下任何的痕迹和线索，机场、火车站我们也都做了控制，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赵光：“他们掌握出逃的时间确实很恰当，出逃早了，网民的汇款额就不会达到高峰，他们就无法获得最大的利益，出逃晚了就自身难保，看来他们早就意识到公安机关会介入此事。既然已经如此，我们也不必再做的这么隐秘了，索性来他个打草惊蛇，把声势做大，逼他们露出尾巴。”

“对，也许这样还有一线转机。”林楠说。

“回去办搜查手续，叫上成坤的母亲，来他的住处搜查，你再打电话告诉老潘，让他想办法套出张穆的去向。”赵光说。

老潘接到了直接进屋询问的命令，他并没有马上离开小卖部，多年的办案经验已经说明了张穆潜逃的事实，但老潘明白，任何一个父母都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即使知道自己的孩子犯了错，也决不会轻易地把他交给警察处理，得想个合适的理由。老潘静静地看着面前灰色的墙壁，不一会儿计上心来。

“走，回车换上警服。”老潘叫上一旁的民警，向大院外